

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文学学导论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俄] 瓦·叶·哈利泽夫 / 著
周启超 王加兴 黄玫 夏忠宪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3-23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学导论/(俄罗斯)哈利泽夫著;周启超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

ISBN 7-301-11120-7

I. 文… II. ①哈…②周… III. 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8912 号

В. Е. Хализев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 ФГУП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4

书 名:文学学导论

著作责任者:[俄]瓦·叶·哈利泽夫 著

周启超 王加兴 黄玫 夏忠宪 译

责任编辑:袁玉敏

标准书号:ISBN 7-301-11120-7/I·082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3.25 印张 48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序

多方位地吸纳 有深度地开采

——写在“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出版之际

周启超

这些年来,随着文论界学者向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或文化学的大举拓展,文学理论在日益扩张中大有走向无边无涯之势。相对于以意识形态批评为己任而“替天行道”的“大文论”的风行,以作家作品读者为基本对象的“文学本位”研究似乎走到了尽头。于是,“理论终结”或“文论死亡”之“新说”应运而生。甚至于有急先锋向“文学理论”这一学科本身发难:质疑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怀疑它的身份。于是,“文学理论的边界”、“文论研究的空间”成为文论界同行十分关心、热烈争鸣的一个话题。文学理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文论研究是否真的已然终结?在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之际,不妨也来对我们的国外同行当下的所思所为作一番检阅——对当下国外文论的态势与现状作一次勘察。这并不是要与洋人“接轨”——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文化上的“一体化”。这也不是为了什么走向世界——我们本来就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的文学的发育运行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发育运行的文学理论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具有“跨文化”的视界。

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当下国外文论的态势与现状,就应当看到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其互动性与共通性。所谓国外文论,就不仅仅是“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也不等于“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应有“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

夫文论”或“西欧文论”、“东欧文论”、“北美文论”之分别。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求我们努力面对理论的“复数”形态,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极力取得“多方位”参照。多方位地借鉴,多元素地吸纳,才有可能避免偏食与偏执。这对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深化尤为需要。

那么,国外同行当下的所思所为中有哪些新的情况?他们都在以“理论终结”、“文论死亡”的言说而在为“文学理论”送葬?或者,都还在“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实践中“替天行道”而流连忘返?今日国外文论有没有出现别样的气象?有没有出现什么值得关注的“转向”?这个问题自然可从不同角度来切入。不同的视界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视像。“在反思中整合,在梳理中建构”——则是我们从对今日国外同行的所思所为的一番检阅之中获得的一个最为强烈的印象。

反思的激情

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祥地德国,今日的文学理论在“执著于自身的历史”。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其源头在哪里?它恐怕还并不像有些学者认定的那样是前苏联人的“发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其实乃创始于德国,源于并比较完善地表述于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肇始于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传统中的其他批评家的实践。早在1842年,德国学者卡尔·罗森克莱茨就著有《1836—1832的德国文学学》,这要比俄罗斯学者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诗学》(1925年初版)早83年,比勒内·韦勒克与奥斯丁·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42年初版)则早了整整一百年。那么,文学理论在今日德国的现状如何?汉斯·古姆布莱希特在其题为《文学学的源头与其终结》(1998)一文中指出,“在其作为一门学科几近两百年的存在中,文学学还从没有像近十年这样执著于自身的历史。”^①

^① H. U. Gumbrecht, *The Origins of Literary Studies—and the End*; 转引自《新文学评论》(俄文版)2003年第1期。

在现代文学理论的重镇俄罗斯,“文学学”本身的历程正在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俄罗斯文论界的学者普遍认为,文学理论的当务之急是反思自身的历史。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在其生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当代文学理论的若干课题》(1993)中提出,文学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应当研究自身的历史,而且应当是以迄今为止所不可能比拟的规模来做这件事”^①。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高级人文研究院的谢尔盖·森金教授在其2002年的一篇《理论札记》中写道:“今天,最有价值的,倒不是革命性的学说,而宁可是在理论史方面有学识很在行的工作——进行总结,应对那些具有观念性的关联与根基加以梳理,将大师们的未尽之言说透,将大师们未曾点破的东西说穿。”^②

在当代文学理论思想的策源地法国,“文学理论”的运行轨迹得到审视。反思中的法国文论家看到,当代文论的运行类似于钟摆式的摆动。今日文论专注于意识的分析、主体的分析、思想的分析——此乃昔日社会学批评之复活;此乃对巴特式的阅读解析——将阅读看成是主体与客体之相遇过程——的一种反拨。当代文论运行于悖论之中。安东·孔帕尼翁在分析今日文论现状时指出,恰恰是当代法国文论剥夺了文学本身的合法性,恰恰是当代法国理论抛弃了仅仅在法国才保留下来的人文主义的文学典律。今日文论的困境产生于文论尚未稳定、尚处于确立的阶段。如此看来,文学理论远未终结。1999年,法国学者与加拿大学者建立了专门研究文学理论的网站,发布文学理论研究的信息。1999年5月在巴黎七大召开过“文学理论究竟是什么?”专题学术研讨会,会议表明,当下治文论的学者分为两组,路向可分为三条。所谓两组学者:一组执著地寻找对理论的准确界说,致力于建构理论文本的大厦,确定基本的理论原则;另一组则视文学理论为一种元批评文本,对文学理论形成的历史阶段加以分析。所谓三条路径:其一是继续研制文本理论;其二是相应于对方

① A. B. Михайлов:《当代文学理论的若干课题》,《语境1993》,莫斯科,1996年,第12页。

② С. Зенкин:《理论札记》,《新文学评论》(俄文版)2002年第1期。

法的新的界说而重构理论场；其三是对于文学理论加以历史的考察。

在一向抵制理论而以其实证主义传统著称的英国，针对过度的解构的反击正在出现。有学者（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当代文学理论导读》，1997）对当代理论的不断分裂与重组加以梳理：既看到“后现代理论裂变”——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为小写的、众多的“理论”，而孵化出了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又看到“大质疑大解构之后的大反思大建构”——一种向表面上更传统的立场的转向；那些经过理论历练而希望站在文学本身的立场上向文学研究中理论话语的统治发起挑战的年轻一代学人，希望为讨论文学文本、阅读经验和评论文本找到一条道路。^① 有学者（安德鲁·鲍伊《对德国哲学与英国批评理论之调解》，1997）指出：过度的后结构主义现在正在导致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一种反击，以致过去20年中（1977—1997）某些最有影响的理论正在受到近乎于轻蔑的对待，这种对待不只来自无论如何总是反对这些理论的那些人，而且越来越多来自原先对这些理论有某种同情的人。伦敦大学的这位教授认为，现在是停止仅仅专注于解构文学文本的时候了。那种解构假定了这些文本对社会具有比它们实际所具有的更大的影响。艺术不仅仅是意识形态。^② 彼得·威德森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Literature*, 1999）一书中着手对文学这一概念的演变轨迹加以清理，对“文学”、“文学价值”、“典范”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内涵的增生与变异加以反思：在20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术语，已然大成问题了。要么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污染把它视为高档文化之典范（*canon*）；要么相反，通过激进批评理论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和解构，使之成为不适用的，至少是没有拐弯抹角的辩护。彼得·威德森提出，需要将“文学”拯救出来，使之再度获得资格，这总比不尴不尬地混迹在近来盛行的诸如“写作”、“修辞”、“话

① R. Selden, P. Widdowson, P.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Fourth Edition, pp. 7—8, London and New York: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② A. Bowie, J. Enkemann, *Mediating German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in Britain*; 转引自《差异》第2辑，周晓亮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5—276页。

语”或“文化产品”泛泛的称谓之中好一点。^①正因为这样，他才同意特里·伊格尔顿的如下说法：“文学的确应当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产的领域；但是，这种文化生产的每一种样式都需要它自己的符号学，因此也就不会混同于那些普泛的‘文化’话语。”

彼得·威德森注意到，理论的位能导致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作家、批评家以及文学史家”通过界定以及他们对构成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ness）进行“客观性”研究这两种有效处理的景观。现代文论提出，文学文本事实上都在每一个读者的每一次阅读行为中进行“重写”，而这并非依靠专业分析的过程，所谓文学其实就是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者没有穷尽的、不稳定的辩证关系之历史中不断重构的。这正如文本写完和印刷之后作者对文本的控制和权威也就因此放弃了一样，所以读者所处的阅读地位无论是在整个历史中还是在其所处文化位置的任何既定时刻，都是十分不同的；所谓“文本”也就成为了上述种种差异的产物。那么，这“重写”、这“重构”一直以来究竟是怎样的，尤其是过去30年前后的情况如何，怎么给予比较充分的理论批评说明？

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文学观念的行程，即“文学”的基本意义在过去是怎么建构的，而现在又是怎么解构的。在彼得·威德森看来，答案就在于什么是这种建构与这番解构的真正的目的和动力——“文学”包括“有文学性的”（the literary）是过于深入人心，而被过度消费了。这就有必要从历史语源学的角度来谈论“文学”的行程与优势，以及晚近是如何对其解构和置换的。有必要对“有文学性的”进行再界定并重建其信誉，设法表明所谓“自由空间”在如今的文化主流话语、文化生产形式与交流方式中有什么用处，而且不复有原初的“有文学性的”。有必要去证明文学的用途，去表明来自于以往的文学可以继续给我们提供某种“特殊知识”形式；特别是什么样的关于我们自身文化的“新闻”可以依靠当代文学—新闻得到传播，否则的话就会毫无意义，除非是在其文学性表述的具体文本中得以释放。^②

① P. Widdowson, *Literature*, p. 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② P. Widdowson, *Literature*, p. 14.

也就是说,要反思、要梳理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过程。要针对“消解历史”而来展开“再历史化”,要针对“解构”来展开“重建”。文学理论正是在不断的反思中推进的。

即便是在文化批评仍大有市场、文化研究势头似乎不见衰减的美国,也还有另一些声音,出现了新的迹象——传来要回到文学文本、回到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呼唤与主张。有学者看到:“不论是后现代后结构,或是文化研究理论,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到底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怎么办,难道就不谈文学了吗?美国学界不少名人(包括著有《在新批评之后》的弗兰克·兰特里夏)又开始转向了——转回到作品的‘文学性’,而反对所有这些‘政治化’或‘政治正确化’的新潮流。”^①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3年的年度报告也提倡“文学性”,将之作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特征:比较文学不仅要“比较地”研究国族文学,更要“文学地”阅读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的文学性阅读要求对研究的对象做仔细的文本考察,并具有“元理论”(meta-theoretical)的意识。^②即便是被尊为“文化批评大师”的爱德华·赛义德后来也认为回到文学文本、回到艺术,才是理论发展的征途。^③自然,有心人也不会忘却,在所谓文学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大潮中捍卫文学本体研究的“保守派”,即便在大尚“解构”的美国文论界,其实也一直是 不乏其人,甚至还有颇有权威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至少有勒内·韦勒克(《对文学的非难及其他论文》,1982);在20世纪90年代,也至少有哈罗德·布罗姆(《西方典范》,1994)。

梳理的路径

正是这种反思的激情在推动着“文学学”历程的审视与检阅,在推动着对“文学”行程的梳理、对“文学理论”行程的梳理、对“文学学”历

① 李欧梵为勒内·韦勒克与奥斯丁·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文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所写的总序(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② 张英进:《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比较文学报》2004.9.25。

③ 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史运行轨迹与当下发育态势的梳理。梳理文学是如何被解构为大写的文学与小写的文学；梳理文论是如何被解构为“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理论”。目前，这种梳理主要是在以下几个路径上进行。

路径1 梳理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轨迹。

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看到，事到如今，即使是最彻底的文学批评家也不会轻易接受那种单一的“文学”观念了，或是认为关于文学这个概念只能有一种基本定义，即只存在某种天生的、自我确证的文学“要素”的定义。事实上，的确存在许许多多的文学而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文学。对不同的人来说，文学乃意味着不同的事物。尽管这是默认的、下意识的，或是不会公开承认的，我们也必须接受这一点。

如今，有大写的、不带引号的“文学”，也有小写的、带引号的“文学”。前者在这里表明的是—种具有全球性文学写作实体的概念；而后者意思不过是表明那些不太注意鉴别的文集大全尚有些文学性可言，其实属于相对于“创造性”或“想象性”写作这种人工技巧而言的不同领域，不过是写作性交流的一种远为平凡普通的形式。

如今，在大写的“文学”中实际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文学，批评的注意力正是集中在这种以复数形态存在的文学上；小写的“文学”是在批评之外而独立存在的，大写的“文学”则完全是由批评“创造”出来的。正是文学批评选取、评估和提升了那些作品，而那些作品又同样地再被分配安置。也正是由文学批评或多或少明确地去测定作品的特质，那些构成了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的特色。换句话说，所谓“文学”，其实是按照文学批评所设想的形象来“建构”而“制作”出来的。

路径2 梳理当代文学理论的不同范式。

法国学者安东·孔帕尼翁——罗兰·巴特的弟子，曾在索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文学理论，主张将“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理论”区分开来，而批评“文学的理论”之自杀性的极端主义；孔帕尼翁所说的“文学理论”，指的是普通文学学与比较文学学的一个分支，是在文学研究这门学问的整个历史中一直与之相伴随的一种学术话语；而他所谓的“文学的理论”，则首先指的是法国的“新批评”学说，一部分

也指美国的“新批评”学说。这种“文学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包括“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①。安东·孔帕尼翁的基本立场是不必对理论失望，而要对理论加以质疑，保持批评的警觉。

路径3 梳理文学学的当下境况与运行机制。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不久前组织了一次关于“文学学现状”的问卷调查。其中的问题就有：文学学的界限（文学学对相邻学科的扩张与文学学家的自我限定）、“文化对话”与文化学的强暴、文学学的教学与研究、文学学是一门“纯科学”还是文学？针对文学学在20世纪风风雨雨的曲折历程与当下面对的种种挑战，他们在研究当代文学学这门学问的学理依据，在探讨当代文学学家的学术定位，在追问当代文学学的结构与类型，在考察文学学系统中的“文学理论”，在进入“元文学学”的思索。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这几年的一个大项目就是多卷本的《20世纪文学理论总结与21世纪的前景》。其中有《文学作品与艺术进程》、《艺术文本与文化语境》、《20世纪的文论学派：思想·方法论·学说》、《体裁理论的现代课题》、《20世纪的文学与现实》、《20世纪的文学神秘化与作者身份问题》等等。

路径4 梳理文学理论最为核心的范畴或“关键词”。

在法国，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研究“想象的（世界）”——这一堪称现代文论重要源头的范畴——的历史流变，在梳理这一范畴在兰波、马拉美、超现实主义与“如是”社团的创作中的具体演变轨迹。文学理论网站主持亚历山大·热芬则在致力于对文学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模仿”加以梳理。他于2002年推出长达246页的注解式文选著作《“模仿”》，在“模仿的积极性”、“各种模仿体裁”、“古典主义的模仿说”、“对模仿的追求”、“对模仿范式的批评”等5个章节里，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至布列东、巴特、德·曼等著名文论家在“模仿说”这一文学再现理论上的不同见解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述。

^① A. Compagnon, *Le Démon de la Théorie* (1998); 转引自俄译本《理论之魔》，莫斯科，2001年，第27页。

安东·孔帕尼翁于1999—2000年在巴黎四大开设“作为概念的文类”讲座。一共有13讲的这个讲座,对文类理论从古希腊罗马至当代的形成与发展作了系统的梳理,尤其对文类学的现状作了清晰的描述。此前,安东·孔帕尼翁的著作《理论之魔——文学与流俗之见》(1998),可谓在文论史的反思与核心范畴的梳理上的一部力作;作者在这本书里致力于对当代种种文学理论企图加以颠覆的核心范畴——“文学”、“作者”、“现实”、“读者”、“文体”、“历史”、“价值”的多种内涵加以梳理与反思,将不同的文学理论学说置于其历史语境之中与不断冲突的张力场之中加以审察;此书属于“现代文论关键词研究”,也可称之为“文学理论之追问:七个问题”。

俄罗斯学者亚·米哈伊洛夫在其《当代文学理论的若干课题》中提出,文学理论这门人文学科到了“该对文学学的关键词加以历史的梳理”的时候了。文章的第2节就是“论文学学关键词研究对这一学科的意义”。这位多年研究德国文论的著名学者认为,文学学的关键词应包括四个层面:其一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的关键词;其二是诗学的关键词;其三是由大文化语言渗入文学学的关键词,譬如“对话”,尤其是那些多半由哲学、美学渗入文学学的关键词,从语言学、艺术学渗入文学学的关键词;其四是文学学本身专有的一些领域,如作诗法中的某些关键词。^①亚·米哈伊洛夫倡导对“文体”与“性格”之观念的流变、对“内在形式”与“崇高”这样一些范畴,加以历史的梳理;他本人就对“性格史”作过专门梳理;他的这一倡导,得到了他的同事们的积极响应。

莫斯科高校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又于2004年再版了一本《文学学引论》。这里不再有“艺术的特征及其研究原则”,“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及其类别”,“艺术内容、激情及其不同类型”,“艺术形式、风格、艺术言语、文学体裁”这样一些在不久前修订的《文学学引论》中也还保留的论题,而已然是一部紧扣“文学作品理论”而深究其关键词的专论。该书系多年耕耘于文论教学园地的知名教授联手合作的成果。26位学者对文学作品理论中的45个关键词作了较为系统而又简明的

① А. В. Михайлов:《当代文学理论的若干课题》,第14—15页。

梳理、界说、阐释。进入这 45 个选项之中的,既有传统文论必不可少的“艺术形象”、“人物”、“情节”、“布局”、“肖像”、“风景”、“叙述”、“描写”、“诗”、“小说”等等,又有现代文论词汇库中才有的“原型”、“接受者”、“符号”、“文本”、“视点”、“对话”、“时间与空间”、“作为艺术整体的文学作品”、“作品功能”等等。

反思与梳理的成果

1. 几本颇受好评一版再版的文学理论教材。

在德语世界——《新文学理论:西欧文学学导论》(2次新版,西德出版社,1997)。

近 25—30 年来的德国文论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对于我国文论界,这可以说是一个旷日持久亟待填补的空白。德国学者克劳斯-米歇尔·波哥达所编的《新文学理论:西欧文学学导论》,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西欧(欧陆)文学学主要流派的重要学说一一加以品说,对德国的新阐释学、文学作用与文学接受理论(狄尔泰、伽达默尔、尧斯、伊塞尔)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福柯、拉康、巴特、阿尔都塞)一一作了概述,对 20 世纪德国文学学基本路程加以回顾(世纪初方法学上的多元论、50 年代学院派文学学的危机、60 年代去神秘化……),对“话语间分析”这一方法作了阐释。全书分为十章,简明而清晰地介绍和评价了十个主要流派。那些在具有德国传统优势的文学理论学说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那些在当代法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大家都有专章论述。各章均有德国学界本领域的著名学者撰文,既切中要害,又要言不烦。

德国学者注意到,20 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学学积极地与它的一些相邻学科——符号学、政治学、哲学等——在互相作用,这丰富了术语武库与研究方法,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通用概念的变形,导致过度的工具主义。正是阐释学的代表们一直在捍卫着对作品的“纯洁的精神观照”,恪守精神性优于工具性。狄尔泰、伽达默尔、尧斯、伊塞尔这几位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者——成功地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将古典阐释学的精神传统与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

的实用性视角加以融合,而并不忽视艺术作品意蕴之不可穷尽性,创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读者理论”。尧斯、伊塞尔的著作,推动了文学接受机制的多方位研究——比如,重构文学作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接受过程(皮埃尔·布迪厄研究接受更替史的文化社会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文学理论:西欧文学学导论》对当代德法文论的互动作了具体的考察。

可与这本《导论》相配套,或者说,比较系统而深入地反映当代德国文论景观的,还有《今日德国哲学文学学》(文选)(2001)。这部文选,是由接受美学的发祥地——著名的康斯坦茨大学的两位青年学者专为俄罗斯读者编选的文选,收入当代德语人文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的16篇文章,对当代德国文学学的发展倾向作了相当全面的展示:对如今在德国流行的考量艺术文本的种种不同视角——精神分析、互文性、互媒体性、女性主义文学学、解构主义、文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等——做了一一介绍,对德国文学学的社会历史、体裁理论、功能理论、虚构理论、系统理论以及“记忆”、“神秘”、“圣像”等等一一作了概述。这部文选定位于高校语文系、哲学系以及所有对当代文学学感兴趣的学生和教师,是高校文科教材。

在英语世界——《当代文学理论导读》(*Harvester Wheatsheaf*, 2005)。

该书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联手合著。此书以简洁清新、深入浅出的文字把艰深晦涩的当代文学理论表述得明白晓畅,为学生勾勒出一幅斑斓而醒目的当代文论气象新版图,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吸引了大量读者,成为不断再版的好教材(1985,1991,1993,1997,2005)。该书第4版修订并扩充了对近20年来最新文论的概述,后四章[后结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同性恋理论与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几乎占用全书的一半篇幅,当代文论的最新流变得到了简明而清晰的梳理与展示。

这本《导读》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是一个开始变革的年代,1965—1985年这20年间,许多来自欧洲(特别是法国和俄国)的理论资源对大家认可的普通观点提出好像无休止的挑战;1985—1997

年这12年来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面貌(当代理论的不断分裂与重组);“文学理论”已经不再能够被看做一个有用的、不断进步地产生的、包容了一系列可以界定的时期或“运动”的,也即包含了发送、批评、演进、重构的著作体。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了小写的、众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常常相互搭接,相互生发,但也大量地相互竞争。^①文学研究的领域充满复杂性与多样性。作者的立意是为这片困难疆域绘制一份轮廓分明的入门向导。

这本《导读》并不伪称自己提供这一领域的广阔画面,它的论述只能是有选择的、部分的(在这两种意义上),它所提供的只是对过去30年(1967—1997)理论论战中最显著的、最具挑战性的潮流的一个简明扼要的概述。这些潮流共有10个:英美新批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读者导向理论、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同性恋理论与酷儿理论。其中,前六种是“当代文学理论”史的一部分,确切地说,它们自身却不是“当代文学理论”。这并不是说,它们现在多余了、衰老了、没用了;相反,它们的前提、方法论和观念今天依旧具有启发性,仍然可能是文学理论中某些创造的出发点,它们曾经为理论领域新的领袖们领跑,从这个角度看,它们中除了几个明显的例外(如种种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点落伍,因而留在目前主流的竞赛之外。后四种特别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理论与酷儿理论都大大超越了“文学的”范畴,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阐释和调配,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个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把文学研究推向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对大量非经典的文化产品进行分析这一潮流代表了某种形式的反馈,因为,文化研究主体的初衷就是要颠覆业已形成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早期的文化研究者们所做的正是这些。在“当代文学理

^① R. Selden, P. Widdowson, P.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Fourth Edition, p. 7.

论”的语境中，“文化理论”成了整个学术研究领域中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本《导读》充分认识到这些转变，尽管对这些新的理论作了简要的论述，但却始终注意在**广阔多变的文化史进程中保持一个文学的焦点**。

这本《导读》认为不同的理论乃是在从不同的兴趣点出发对文学的不同拷问。不同的文学理论倾向于强调文学之不同的功能。^①或者说，不同的文学理论定位于不同文学活动的不同维度：

马克思主义

浪漫主义的 > 形式主义 > 读者

人文主义 结构主义 取向的

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理论强调的是表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生平和精神；“读者”理论（现象学批评）则把强调的重点放在**读者**或者“感受的”体验上；形式主义理论集中讨论**写作**本身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批评则把社会的与历史的**语境**看做是根本的；而结构主义诗学注意的却是我们通常用以建构意义的**符码**。在最佳情况下，这些方法/视界中没有一种会无视文学交流中其他方面的维度。譬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并不坚持严格的语言参照的视点，作家、听众和文本全都被包含在它那个总体性的社会学的观点内。不过，《导读》的编写者指出，有一点应该提起注意，在上面的图示中，并没有提到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同性恋理论和酷儿理论的领域。这是因为，这些理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扰乱并打断了上述最初图示中各方面的关系，但是，正是这些理论说明了1985—1997年这12年间隙中不平衡的发展历程。1985年以来，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几何形态上是多样的、不平衡的。《导读》这一版（1999年版）的形态与构成试图阐明这种发展，同时也是这种发展的一个见证。

^① R. Selden, P. Widdowson, P.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Fourth Edition, p. 5.

在俄语世界——《文学学导论》(2004)。

本书系莫斯科大学文学理论教研室资深教授、近15年来在俄罗斯文学学界十分活跃的一位学者瓦列京·哈利泽夫继《文学理论教程》、《文学学导论》之后推出的一部力作,1999年问世,初版一万册;2000年再版,2002年、2004年又出了修订版。这本《文学学导论》由引言与六章组成,分别论述“艺术本质”、“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文学的功能”、“文学作品”、“文学类别与文学体裁”、“文学发展的规律性”。从结构框架上看似乎并无什么破格之举。但细细读来,确有特色,确有创新。其主要特色在于,将文学理论的阐述置于与其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的关系之中——与美学、社会史、文化学、价值哲学、符号学、语言学、交往理论、宗教学、神话学的学说之中;19—20世纪这二百年来文学学的各种思潮与流派的方法论立场,在这里都得到了讨论;艺术本质与文学特征、文学起源与文学功能以及世界文学进程的普遍性问题,都设有专门的章节;理论诗学的基本概念得到了“简约而不简单”的界说。与现有各种文学理论教材相比较,这部教科书的主要创新有以下三点:

其一,在写作立场上终于走出流派斗争学派较量的思维定势,其学术视界是开放的。它定位于“流派之外”而力图对各家各派“兼容并蓄”。这显示出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者应有的包容精神。

其二,这本面向大学生、研究生与高校教师的教科书,敢于针对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与当代文学学已然达到的成就之间严重脱节的现状,对已有教科书中所缺失的但却是现代文论重要成果的一系列论题、概念与术语加以探讨,以其丰富的信息来提升文学理论教材的现代性水平。诸如“艺术创作中的非意图性”、“读者在文学作品中的在场”、“高雅文学与大众文学”、“文学经典与文学声誉的漂移”、“精英与反精英的艺术观与文学观”、“传统与非传统的阐释”、“人物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文学类别之间与类别之外的文学样式”,等等,均进入这本教科书之中。

其三,加大了文学本体研究三大链环——作者理论、作品理论、读者理论的论述分量,尤其是充实了文学作品理论,显示出深化“理论诗学”的学术取向,对“理论诗学”的一些关键词的主要涵义一一加

以辨析与界说,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程度。比如,在“文本”这一节,列出“作为语文学概念的文本”、“作为符号学与文化学概念的文本”、“后现代主义诸种学说中的文本”这三小节,这就为文本理论的系统研究开启了不同的界面。在“文学接受·读者”这一节,则有“读者与作者”、“读者在作品中的在场·接受美学”、“现实的读者·文学的历史—功能研究”、“文学批评”、“大众读者”这五个层次。

尽管许多论题或论题的不同界面还只是点到即止,但这本《文学理论》不囿于一家一派而有海纳百川的开放眼界,无意立一家之言而倾心于在资源整合之中来深化学科建设的学术选择,尤其是致力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水平与科学性程度之双向提升的学术取向,分明是今日俄罗斯文论界在“开放”中有所“恪守”这种学术氛围的一个缩影,在“解构”中有所“建构”这种学术理念的一个结晶。

开放的学术视界、兼容的理论立场,定位于“流派之外”,而使“种种不同的、有时彼此互不相容的学术思想与观念学说与在这本书中得到对比与分析。”将系统性与逻辑上的井然有序同反教条性、与对话式的开放性结合起来,^①确实是这部《文学理论》的作者所竭力企及的目标。

关注“文学学”一些核心命题或关键词(诸如作者、作者创作能量;读者、读者在作品中的在场;作品、文本、互文性;结构、结构的内容性、富有内容性的形式;视角、主体机制;对话与独白等等)对其主要涵义加以界说,确实是这本教科书有别于同类著作的一大特色。

2. 近些年来,国外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的多样化与个性化愈来愈突出。一些注重实用、注重个案、注重解读的文学理论教材或教材参考,引人注目。

在美国——《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2001)。

本书系美国东北大学英文系教授迈克尔·莱恩(Michael Ryan)所著,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年初版,1999年、2001年重印。该书是专门为高等院校“文学理论与批评导读”课程编写的一本教材。

① B. E. Хализев:《文学理论》(第4版),莫斯科,2004年,第11页。